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木兰奇女传

清江先生 著

19

远方出版社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 者

目 录

序	1	
第 一 回	朱若虚孝弟全天性	3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	
第 二 回	襄忠怒击虎头牌	13
	朱盈梦会痘神女	
第 三 回	入龙宫凡夫行雨	27
	酬茶恩义士封尸	
第 四 回	授天书蛟精返窟	35
	谒越王女侠盗令	
第 五 回	弹宝铁红绢说奇人	41
	画三策李靖献良马	
第 六 回	评花卉盈川师李靖	48
	观书法若虚荐尉迟	

第七回	魏征挥金逢杰士 若虚解梦识天机	57
第八回	木兰山天禄三祈嗣 大雾顶夜吾初聆法	74
第九回	观音寺夜吾说法 白莲池九贤赋诗	79
第十回	朱若虚遗言嘱子媳 尉迟恭奉旨造西寺	84
第十一回	天禄贫受千户职 木兰剑劈白狐精	94
第十二回	番元参禅难夜吾 太宗降诏讨突厥	98
第十三回	怜亲病孝女从征 听波声木兰赋诗	106
第十四回	占营运李靖识奇人 饒军仪青莲谈敌国	113
第十五回	黑水渡焦周回上国 五台山靖松赠明驼	120
第十六回	界牌关额保告急 五狼关额和被擒	128

第十七回	老颡和再抢五狼 小木兰三败番兵	134
第十八回	木箕三败诱唐兵 木兰黑夜袭界牌	138
第十九回	宛邱城唐将献捷 石子铺宝林被擒	144
第二十回	金牛关康和换将 五狼擒木兰装神	147
第二十一回	金沙谷木箕自刎 康和阿仍复帅印	153
第二十二回	康和下令放番兵 尉迟雷雪取金牛	156
第二十三回	太宗降诏贵尉迟 突厥出榜募贤士	159
第二十四回	真孝女遭厄刎颈 铁道人遗书诛妖	163
第二十五回	突厥称臣降中国 木兰举酒论奇门	167
第二十六回	靖松封书谢故人 太宗赐爵酬将士	175

第二十七回	天禄焚香祝神明 夜吾悬书试门人	182
第二十八回	木兰险遭花棍厄 太宗敕赐功臣宴	186
第二十九回	伍登省亲走湖广 太宗慕贤赐诏书	191
第三十回	木兰初上陈情表 夜吾吟偈上西天	196
第三十一回	木兰二上陈情表 太宗屈杀伍娘子	199
第三十二回	木兰三上陈情表 太宗建庙旌贤良	207

序

尝思人道之大，莫大于伦常；学问之精，莫精于性命。自有书籍以来，所载传人不少，求其交尽乎伦常者鲜矣，求其交尽乎性命者益鲜矣。盖伦常之地，或尽孝而不必兼忠，或尽忠而不必兼孝，或尽忠孝而安常处顺，不必兼勇烈。遭际未极其变，即伦常未尽其难也。性命之理，有不悟性根者，有不知命蒂者，有修性命而旁歧杂出者，有修性命而后先倒置者。涵养未得其中，即性命未尽其奥也。乃木兰一女子耳，担荷伦常，研求性命，而独无所不尽也哉！

予幼读《木兰诗》，观其代父从军，可谓孝矣；立功绝塞，可谓忠矣。后阅《唐书》，言木兰唐女，西陵人，娴弓马，谙韬略，转战沙漠，累大功十二，何其勇也。封武昭将军，凯旋还里。当时筮者谓致乱必由武姓，谗臣嫁祸武昭，诏征至京。木兰具表陈情，掣剑刺心，示使者，目视而死。死后，位证雷部大神，何其烈也。去冬阅《木兰奇女传》，复知其幼而领悟者性命也，长而行持者性命也。且通部议论极精微，极显豁，又无非性命



之妙谛也。尽人所当尽，亦尽人所难尽。惟其无所不尽，则亦无所不奇。而人奇，行奇，事奇，文奇，读者莫不惊奇叫绝也。此书相传为奎斗马祖所演，卷首有武圣帝序。今序已失，同人集费付梓。书成，爰叙其缘起如此。

书于沪江梅花书馆南窗之下。

木
兰
奇
正
传



第一回 朱若虚孝弟全天性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

古乐府所载《木兰辞》，乃唐初国师李药师所作也。药师名靖，号青莲，又号三元道人。先生少日，负经天纬地之才，抱治国安民之志，佐太宗平隋乱，开唐基，官拜太傅，赐爵赵公。晚年修道，炼性登仙。盖先生盛代奇人，故能识奇中奇人，保全奇中奇人。奇中奇人为谁？即朱氏木兰也。

木兰女年十四，孝心纯笃。亲衰而病，适军令至，女扮男妆，代父从征，十三年而回，无人知晓，又能居丧如礼，全命全真，岂非奇中奇人。然木有根本，水有源流，若不叙其祖宗何人，桑梓何处，何为忠孝，何为勇烈，则徒一木兰女也。

木兰祖父朱盈川，名若虚，道号实夫。祖母黄氏，名仪贞，居于湖广黄州府西陵县（今之黄陂县）双龙镇。这朱若虚天性至孝，善事父母，勤俭持家，和平处世。春耕秋读，积日而月，积月而岁，不数年竟至巨富。当时隋朝文帝下诏求贤，屡举孝



廉。若虚闻知越王杨素、太傅宇文文化及等，专权用事，只推亲老，不肯应诏。惟爱日惜阴，以事父母。遇父母稍有未适之处，便痛加责刻，手书一诗，悬于中堂以自勉。

诗曰：

父母养育恩，匪只如天地。

天地生万物，父母独私我。

一日，母亲宫氏谓曰：“汝兄伯祥十九岁，将婚而逝，予日夜忧思，成怔忡之疾。三年后，汝父祷于木兰山，蒙天垂佑，方始生汝。予昨夜复梦汝兄形状，与在生无异，醒来精神恍惚，即以炉火当胸，犹嫌风寒刮面。”其父元华在旁答曰：“夜梦死人，为病之兆，病梦死人，必死之征，汝其戒之！”这一句语不值紧要，惊得若虚一身冷汗，遂跪而言曰：“吾往日欲以长子天锡，继兄之嗣，使他永承兄祀。因家中多故，尚寝其说。今兄长见梦，莫非欲求其后乎？”宫氏点头道：“然，然。”若虚即令家人李福、刘东，去请诸亲六眷，立起亡兄灵位，即命天锡行八拜礼，转拜祖父、祖母，次拜亲眷人等。又命天锡拜自己为叔，拜妻子黄氏为婶；又命次子天禄，与天锡答拜。自己向亡兄灵前再拜曰：“天禄永承兄祀，即兄之适子，兄其荫庇，阴相厥昌焉。”其父元华与宫氏好不快活，连病都不见了，与亲眷饮酒，夜深方散。惟有妻子黄氏，暗地里有些唏嘘。若虚当时择个吉日，送一子一侄入学攻书。

光阴迅速，过了数年，父母相继而亡。若虚守孝三年，未

尝见齿，乡党宗族，无不称其孝焉。

到了炀帝登基之日，大赦天下，令府县官员举荐孝廉。这诏书一下，谚云：孝廉孝廉，清官举贤，贪官要钱。

却说西陵县县令杨廷臣，系关西人氏，也是孝廉出身。虽然官卑职小，倒也忠心为国。当日接了炀帝上谕，要举孝廉，要取几个有才得意门生。出示晓谕地方道：

西陵县正堂杨为钦奉圣谕举荐孝廉事。今皇上龙驭，新主日升。先帝在位数十年，优礼以尊贤士。新圣登临未百日，屈体以重儒生。本县自下车以来，愧无德政及民，思有名贤荐上。凡有真正孝廉、经书通达之士，列为文秀；有武艺超群、兵法精熟之人，列为武秀。尔里长保甲人，务要联名花押，开报名帖。履历清白，年貌真实，到衙投递，候本县卜期面试。尔里长者约人等，如有私受人财，开报虚士，必然重罚。

这告示一出，四乡里长晓得县官清正，任他有财有势的土豪，无学无术的卤夫，用尽机关，求买路径，再也不能。不上半月，杨知县接有数十张名帖，一一拣看。偶见朱若虚名字，心中想道：“本县素闻其名，道他孝弟无亏，才学有余。前任知县荐他孝廉，屡征不起。或者今日父母去世，有意为官，倒是个得意门生。”遂出示限十日，各秀士到衙中面会。

却说朱若虚是个超群拔萃的豪杰。平生抱负，一筹未展。每逢青天化日，和风庆云，见鸟雀高飞，松竹挺秀，便发动了少年壮志，未免抱膝长吟。又见杨素等专权误国，重利轻贤，只



得与琴书作伴，诗酒为朋，所以对月徘徊，临风啸傲，盖出于不得已也。却又想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于是用心教子，将平日所学，口口相传。而二子亦心心相印，不数年，成文武全才。

一日，里中有人报麦穗双歧。若虚往观之，奋然泣下，乡人皆掩鼻而笑。若虚手掐数茎，回谓二子曰：“官有善政，以至于此。今本县杨太爷来此数年，爱民如子，仁风所播，草木呈祥。若里甲献瑞，杨太爷申报，上司必然升迁他去也。吾有志未遂，沦落如此，岂不可惜！”次日，往街上访友，见一簇人相聚，不知所观何物。有等识字的在那里观看，不识字的在那里叫奇叫怪，口中说道：“如何官府出示，朱笔、印信俱是靛花？”又一人接说道：“莫非是银朱贵了，杨太爷过于吝啬，故用靛花代银朱？”若虚是个明白人，也站在那一旁仔细观看，方知文帝晏驾，幼主登基，是本县官奉诏求贤的告示。若虚回家，合家俱着孝服，以遵国制。

少顷，武营中有两个兵丁对李福说道：“我家副爷并主司徐老爷，请你家员外到署中说话。”原来双龙镇离县城一百一十里，系湖广河南交界之所，五方杂集，舟车交通。有个武职官千户李长春，带领一千人马，在此驻扎。又有一个文职官巡检徐保先，领五百弓兵，在这里镇守。当日二官接了誊黄抄报，并邑侯角文，差人到观音寺，设立文帝龙位，分头去请绅士、耆老。依着部文，何日举哀，何日举荐，七七日礼毕，百日

之外，方公堂理事。朱若虚是举过孝廉的，所以亦与其数。

过了几日，若虚在家看书，李福手拿全简二封，上前说道：“本镇千户、巡检徐、李二老爷，带领乡约里长，俱在门外，不知何事，说是来与员外贺喜的。”若虚听了，心中想道：“必是同来保举孝廉，要我应诏的意思。”同二子出来迎接，到了中堂叙话，又命家中治酒相待。酒行数巡，李千户忍耐不住，便开口说道：“我等同来，别无事故。今新主登基，崇儒重道，举待孝廉。员外幼学壮行，理宜出仕，我等情愿共出花押，日后你我都是朝廷命官，这个喜酒是要吃的。况且皇上隆重贤士，兄之前程不可限量，日后做了我等上司，便不敢放肆饮酒。今日居我汛地，不及时狂饮，更待何时。”呼李福取盏来。“我等吃个大醉，爽快一爽快！”徐巡检接说道：“朱公日后高升，若念平日交情，提拔一提拔，也不枉我二人保荐一场。”二人一路说话，一路饮酒。朱若虚殷勤相劝，候他二人语毕，才开口言道：“晚生才疏学浅，蒙二位不弃，竭力推荐，此恩此德，铭心不忘。若说出仕为官，晚生何德何能，敢妄希荣遇！况且人事参差，缘分有定，仕途显与不显，命运通与不通，晚生只得听天守分。今日二公光顾，薄酒疏肴，何须挂齿。”便下席再拜，拱捧大杯，向二官伸敬。直吃得月从东上，方才散席。若虚送出门外，两个官员一个乘马，一个坐轿，吆喝而去。

若虚回至书房，谓二子曰：“今日二公前来推荐我的孝廉，我所以慨然不辞者，寔有两桩心事：一者，闻朝廷今日以越王



威权过盛，渐渐的屈退了，任用两个大臣，倒是忠心为国，一个是太傅伍建章，一个武官是韩国公韩擒虎。这二公乃当时名贤，老王在日，言听计从，今日幼主登基，一定是他二位股肱，我且进京看他用事如何。二者，闻越王府中有一幕宾，姓李名靖，有经天纬地之才，神出鬼没之机。若说他是个贤人，就不该依附权门；若说他是一派虚声，就不能臆则屡中。凡自京都来者，无不称其人品。我到京都，单去谒见此人，试看他的名窟果然相符否？”长子天锡说道：“先帝既任用韩、伍二公，就该疏斥越王、宇文文化及，却不该许他仍在军机房行走，与韩、伍二公互相掣肘。叔父进京，当见机而行，看新王动作如何，切勿贪图仕进，致后日生退悔。”天禄说道：“吾观父亲此回进京，必定空劳跋涉。”若虚曰：“何以知之？”天禄道：“杨素、杨林是先帝至亲，韩、伍二公亦是先帝元勋，越王与韩公平日不睦，赖先帝圣明，两下得以保全。今观先帝遗诏，父亲不必进京。”手出抄稿，送与若虚观看。略曰：

朕自开国以来，上叨天眷，四海清平。自愧德薄，以致万方多罪，朕敢辞其责焉。朕今连日喘嗽，日就垂危，势不能起。窃思皇太子宽厚有余，刚断不足，不若皇次子才德兼优，钦贤礼士。即向日平陈之乱，皇次子亦有劳焉。定北征南，树奇功于天下，修文偃武，遗至善于寡人。朕上卜之于天，下询之于人，宜继大统，诸皇戚国亲、内阁大臣，及朝内朝外文武众卿，宜尽心翼戴，毋负朕意。

若虚观毕，天禄又说道：“皇太子性情懦弱，以先帝之明，就不该册立为太子，天下已奉为储君矣。皇次子久获圣心，既卜之于天，询之于人，废长立贤，早应令群臣奉次子为陛下，如何先帝龙驭归天之后，始出此遗诏？以儿之见，其中必有不测之变。父亲宜迟缓一二年，候二次选举，再求仕进，未为晚也。”若虚想了一会，曰：“吾儿所见极是。但日月逝矣，吾年逾四十，日即于衰，岂甘与草木同朽，没世不称耶！”天禄唯唯而退。天锡又说道：“近日童谣，父亲闻之乎？童谣所云：

唐棣花开李树上，占尽春光造化长。

逐水杨花空荡漾，红日偏不照山阳。

这四句童谣，据儿意见，首二句或是说唐国公李姓，上天眷顾，此人将来必受天命，而福祚无疆矣；第三句是说杨氏国祚不永；末句是说唐公居于山西，乃山之阴，非山之阳。父亲壮志未销，雄心不释，进京一览便回，切不可侥幸富贵。”若虚连连点头称善。

过了数日，里长领两个公差，求见若虚曰：“本县太爷请孝廉公即日到衙中面试。”若虚听了，一面治酒相待，一面安置行李，命李福作伴，嘱咐二子用心读书，又吩咐刘东好生看守家务。天锡、天禄送了数里，珍重而别。

若虚到了城中，寓于安静所在。到了试期，用了早膳，不一时衙中炮响，城中老少人等，到衙前争看孝廉。果然一个个儒冠儒服，清气宜人。知县虽依着朝廷大典，碍着国制，不好





张灯结彩，只好打鼓升堂，三班六房一齐上前叩头。知县吩咐道：“传各处里长乡约，一齐上堂。”众人皆上堂叩头。知县道：“今朝廷大典，尔等站立答话。”然后问曰：“尔众等所报孝廉，果出真寔否？”众皆曰：“皆是寔行。”知县又问道：“履历、年貌俱各清白？”众人曰：“不敢蒙昧太爷。”知县曰：“朝廷重典，务在得士，本县不敢不尽心。”那礼房已将所报花名开成一册，长者在先，少者在后，共有三十余名。知县逐一看过，提起笔来就点头名。礼房一旁唱曰：“礼教乡李逢吉。”李逢吉在堂下答曰：“有。”规行矩步，走上堂来，作了三揖。知县双手一拱，李逢吉站在一旁。知县问曰：“秀士所学何经？”李逢吉答曰：“门生所习《书经》，兼通《易经》。”知县又问曰：“学的那一种书法？”李逢吉道：“门生所学是楷字，兼学隶字。”知县道：“你可当堂默写《君陈篇》，并《五子歌》；以隶字默写升、恒二卦。”李逢吉当堂就写。知县又点二名，礼房唱曰：“潏源乡、朱若虚。”若虚答曰：“有。”雍容雅步，匆匆上堂，作了三个长揖，侍在一旁。知县问道：“秀士所学何经？”若虚答曰：“门生资质鲁钝，索性好学。感父台善政，年丰民乐，故门生得以尽日读书，门生却六经皆通。”知县喜形于色，又顾问曰：“是习那一种书法？”若虚答曰：“真草隶篆，兼而学之，恐不中父台选举。”知县曰：“尔只以真字默写《洪范》、《鹿鸣》二篇足矣。”若虚遵命而坐。以后三十余名秀士，俱逐一考试。午末之后，各人缴卷，一声炮响，众秀士依次而退。